

西撒哈拉问题 与马格里布一体化

赵慧杰

内容提要 西撒哈拉问题旷日持久，是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遗留问题，也是当代国际政治中继巴以问题之后又一难点问题。西撒哈拉问题表面上是西撒人民争取民族自决权利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是涉及马格里布多国的复杂问题。西撒问题使马格里布多国卷入，不仅影响到地区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发展，也阻碍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马格里布国家的一体化构想。尤其是马格里布联盟两大国——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在西撒问题上立场对立而关系失和，严重影响地区一体化进程。因此，西撒问题不解决，马格里布一体化难言大发展。

关键词 西撒哈拉 马格里布国家 地区一体化

作者简介 赵慧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7）。

西撒哈拉问题（简称“西撒问题”）旷日持久，而迄今仍然悬而未决。从 1985 年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与非统组织（非盟前身）联合发起斡旋，继而提出解决西撒问题的和平计划，即所谓《解决计划》¹ 算起，西撒问题的解决也已经历近 1/4 世纪。但如果从西撒独立问题算起，解决西撒问题的历史则更加久远，1965 年和 1966 年联大先后通过的第 2027 号决议和 2229 号决议都是针对西班牙结束对西撒殖民统治问题的。从联合国安理会有关西撒问题的文卷记载来看，西撒问题自 1975 年就被列入安理会的讨论议程，该问题的解决进程也已长达 35 年之久。^④ 西撒问题经历了如此漫长的解决进程，使该问题成为继巴以问题之后的又一国际问题的难点。

西撒问题的由来

西撒是现西撒哈拉（Western Sahara）和前西属撒哈拉（Sahara Española）的简称，它位于非洲西北部，北与摩洛哥接壤，东、南与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下称“毛塔”）相邻（其东北部与阿尔及利亚有 30 多公里共同边界）。据《世界战争通鉴》记载，1886 年西班牙根据与当地部落首领签订的一系列“保护”协定，将该地区正式划归为“西班牙保护地”^④，此后这一地区才正式冠名“西

¹ 该计划于 1988 年正式提出，主要内容为：任命一位秘书长特别代表，全权负责在西撒组织公民投票；成立“联合国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团”，包括民事、军事和治安 3 个小组，负责监督停火，组织公民投票。参见互动百科网站（<http://www.hudong.com/wiki>）西撒哈拉条目。

^④ 安理会曾在 1975 年、1988 年和 1990 年分别通过有关西撒问题的决议或决定。See 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eacekeeping/W_Sahara/s_res690.pdf

^④ 1887 年西班牙政府将西撒哈拉划归加那利群岛总督管辖。

属撒哈拉”。西班牙最早曾在 1884年欧洲列强召开的柏林大会上正式宣布西撒哈拉为领地，但当时并未得到其他殖民列强的承认，¹直到 1934年法国正式承认西班牙对撒哈拉的占领后，西迪、伊夫尼、塔尔法亚和阿尤恩地区，以及大西洋沿岸的“黄金谷地”（即今扎哈卜谷地），遂属西班牙管辖。1958年 1月 14日，西班牙宣布西撒哈拉地区为该国的一个省，至 1976年以前，西撒哈拉地区一直处于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实际上，早在 20世纪初，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的人民抵抗运动开始在这一地区逐渐兴起，直到 50年代初受其他国家和地区反对殖民主义运动的影响，西撒哈拉出现了真正危及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运动，即摩洛哥解放军参与到西撒哈拉人民进行的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中。1957年，摩洛哥首先向国际法庭起诉，提出对西撒哈拉的领土要求；与此同时，毛塔也提出对西撒哈拉的领土要求；而阿尔及利亚作为当时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更是坚决反对西班牙对撒哈拉地区的统治，明确提出给予西撒哈拉人民以民族自决权。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三国虽然各自利益不同，但在 1970~1973年间，三国首脑先后举行过 3次峰会，这就从客观上形成了三国共同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行动。1970年 9月 14日三国签署的《共同声明》更是三国联合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体现。三国一致同意，“在联合国各项决议的基础上，加快西撒哈拉的非殖民化进程”，并宣布成立一个常务协调委员会。^④三国协力反对西班牙对撒哈拉地区统治的行动，加之来自其他方面的施压，^⑤西班牙统治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被迫于 1973年宣布同意这一地区独立，但西班牙殖民当局并未立即放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1975年 9月 14日，西班牙、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三国在马德里举行会谈。会谈中，西班牙同意于 1976年 2月 26日从西撒哈拉全面撤军，但要求保留其在西撒哈拉沿岸建立的军事基地，及在西撒哈拉海域捕鱼的权力，同时还要求获得奥克拉欧地区 60%的磷酸盐产量；而摩洛哥和毛塔根据两国此前共同签署的一项协定，一致同意分割西撒哈拉，划定边界。由于西、摩、毛塔三国分歧严重，会谈未果而终。1975年 10月，国际法院对西撒问题作出裁决，称“在西班牙进入之前，西撒与摩洛哥之间存在某种法律上的联系”。又称“在西班牙进入之前，西撒同生活在那里的摩尔人（现毛塔人）存在某种部族性质的联系”。但法院最后认为，“没有找到其性质足以影响联合国大会关于西撒非殖民化决议的论据”^⑥。国际法院最终做出的裁决是：在西撒哈拉成为西班牙殖民地时，该领土并非属于任何一方的领土；西撒哈拉人民与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实体之间有某些法律关系，但不是领土主权关系。^⑦然而，随后发生的摩洛哥“绿色进军”^⑧虽然加速了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撤出，但也在西撒哈拉埋下了战争的祸种。西班牙统治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重病在卧，无意与摩洛哥展开正面冲突，处于“内外交困”的西班牙遂在一周后匆忙与摩洛哥和毛塔签订了《马德里协议》^⑨，承诺放弃西撒哈拉，并全部撤出。然而，标志着西撒哈拉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马德里协议》并未带来西撒哈拉独立国家的建立，相反却把西撒哈拉人民拖入新的战争和冲突中。因此，《马德里协议》的签署完全是西班牙不遵守联合国决议、无视国际法院裁决的

¹ 法国一直与西班牙争夺这一地区，并于 1900年、1904年和 1912年三度签署分割这一地区的协议。参见《世界知识年鉴》编辑部编著：《1965年世界知识年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 377页。

^④ <http://www.cgv.cn/html/workwar/309/310/2009/0327/6675.shtml>

^⑤ 1965年 12月，联合国要求西班牙对西撒哈拉实行非殖民化；1973年西撒地区民族主义力量形成统一的组织，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宣告成立。

^⑥ 参见吴春秋主编：《世界战争通鉴》中“西撒哈拉战争”一章。<http://www.cgv.cn/html/workwar/309/310/2009/0327/6675.shtml>

^⑦ 参见李广一编著：《列国志·毛里塔尼亚西撒哈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 156页。

^⑧ 即 1975年 11月 6日摩洛哥政府动员组织 35万平民打着代表伊斯兰教的绿色旗帜（绿色进军由此而得名）越过摩洛哥和西撒哈拉之间的分界线，向西班牙统治者示威，试图迫使其放弃对西撒哈拉地区的控制。

^⑨ 该协议签订于 1975年 11月 14日，其主要内容为：西班牙承诺于 1976年初全部撤离西撒哈拉，并承认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对西撒哈拉的领土要求。这就为两国分割西撒哈拉“合法化”，摩洛哥控制北部萨基亚阿姆拉约 17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毛塔控制南部里奥德奥罗约 9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参见李广一编著：前引书，第 575页；also see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ccc30100geiq.html

结果。阿尔及利亚旗帜鲜明地站在代表西撒哈拉人民的波利萨里奥阵线¹一边，强烈反对《马德里协议》宣布它无效。布迈丁政府提出阿尔及利亚对解决西撒问题的原则立场，即两个“必须”的原则——“在西撒哈拉肃清殖民主义，必须在联合国范围内解决，必须尊重当地人民的自决权”^④。与此同时，西撒哈拉民族主义力量——波利萨里奥阵线在其控制的地区立即宣布建立“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④。

1976年2月西班牙撤出后，西撒哈拉虽然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却陷入了战争之中。分别控制了西撒哈拉北部17万平方公里和南部9万平方公里的摩洛哥和毛塔与代表西撒哈拉人民的波利萨里奥阵线之间随即进入战争状态。事实上，摩洛哥自1975年发动“绿色进军”后就与波利萨里奥阵线交火不断，加之其与毛塔分治西撒哈拉后，又怂恿毛塔结成军事联盟，共同对付西撒哈拉波利萨里奥阵线，而致使双方敌对状态加剧，双方之间的战争也从小战发展成大战。西撒哈拉地区战争升级使西撒问题从原本的“非殖民化”范畴转入到“国家与民族纷争”的范畴。^¼

因此，西撒问题从历史上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非殖民化”阶段，从1884年西班牙正式宣布占领到1976年全部撤出，这一阶段问题的主要矛头是针对西班牙殖民当局。这一阶段问题的主体较为单一，解决起来相对容易。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形成巨大规模，并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而西撒问题成为当时殖民主义统治的最后几个堡垒之一，在历史发展潮流的冲击下，西撒哈拉的非殖民化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西撒问题的第二阶段即“国家与民族纷争”阶段所面对的问题主体是多重的，摩洛哥和毛塔分治西撒哈拉后，与西撒哈拉国家，以及与支持“西撒国”的阿尔及利亚之间的纷争使这一问题复杂化，解决起来难度加大。这就是1976年以后，西撒问题完成了非殖民化的解决进程后而一直未能得到最终解决的历史状况。

西撒问题的症结

西撒问题实际上是1976年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为争取民族自决权利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旷日持久而未能解决，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与“西撒国”相邻的各国对其国家利益的不同考虑，即地区各国国家利益的冲突。

首先是摩洛哥因素。这也是当前解决西撒问题最主要的因素。摩洛哥曾是推动西班牙撤出西撒哈拉的最主要力量。从20世纪50年代起，摩洛哥就在国际上为西撒哈拉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而持续斗争。但是，摩洛哥在推动西撒哈拉非殖民化的背后有其自己的利益需求。这一点在50年代末期就已开始显露，且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无所顾忌。摩洛哥1957年在向国际法院控告西班牙对西撒哈拉的统治时提出自己对这一地区的领土要求（虽未明确到具体的区域），这是摩洛哥首次公开提出对西撒哈拉的领土要求。摩洛哥于1975年组织的35万人“绿色进军”大行动不仅是该国领土野心的一次大暴露，更是对国际法院裁决摩洛哥对西撒哈拉领土要求缺乏合法性的一次公开挑战。而1973年摩洛哥解放军进入西撒哈拉地区，貌似支援西撒哈拉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斗争，但其行动完全是欲盖弥彰。在1975年9月举行的马德里会谈之外，摩洛哥与毛塔商议分治西撒哈拉更是摩洛哥领土要求的具体体现。特别是当1979年毛塔与西撒哈拉波利萨里奥阵线签订和平协定，宣布

¹ 波利萨里奥阵线（POLISARIO FRONT），即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Frente Popular de Liberación de Sagu elHamra y Río de Oro）的简称，其主要支持者是阿尔及利亚，大量难民营都设在阿尔及利亚廷杜夫省。

^④ 正是在阿尔及利亚的努力坚持下，联合国安理会在1975年首次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西撒问题的决议。See 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eacekeeping/N_Sahara/res690.pdf。

^④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英文为“Sahrawi Arab Democratic Republic”），成立于1976年2月27日，3月5日组成政府。此举得到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全力支持。“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目前已得到70多个国家的承认，但至今未得到中国承认。

^¼ 这是笔者的看法。

放弃对西撒哈拉南部（里奥德奥罗地区）的控制权后，摩洛哥立即宣布吞并这一地区，并派遣军队加以占领，同时宣布该地区为摩洛哥的一个“省”。此后，摩洛哥在西撒问题上采取无视联合国、不顾及国际舆论的完全强势的做法，加剧了西撒问题的解决难度。特别是80年代中期后，摩洛哥在西撒修建了一道被称做“摩洛哥长墙”¹的包围地带，将具有经济意义的西撒哈拉地区全部包围起来，这就更加造成西撒哈拉的对峙局面。由于摩洛哥对公民投票的结果没有充分的信心，因此长期以来它只能借助移民手段来增加亲摩洛哥立场的公民人数。与此同时，公民获得投票的资格还需要时间，这样摩洛哥只有不断延迟举行公投的时间，希望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移民后，在举行公投时，确有获胜的机会。因此自1988年后，联合国先后通过了20多个有关西撒问题的决议案，均未获得摩洛哥的配合而无法实施，西撒问题也一拖再拖，至今仍悬案未决。

其次是毛里塔尼亚因素。这一因素在西撒问题中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毛塔的特殊作用不仅是因为该国作为分割西撒哈拉、控制西撒哈拉1/3土地的一方，还因为它曾经是西撒哈拉民族自决机构——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有力支持者，或是说坚强后盾之一。1973年5月，“解放西撒哈拉运动”^④在毛塔全国民主运动的支持下，在毛塔的西北城镇——祖埃拉特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波利萨里奥阵线”，并得到毛塔政府在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大力支持。但是，1976年西班牙撤出后，毛塔与摩洛哥分割西撒哈拉，使双方关系急剧变化，由曾经的“战友”关系变成了后来的“占有”关系。毛塔与西撒哈拉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加剧了西撒问题的复杂性，从争取“民族独立”到争取“民族自决”，代表西撒哈拉人民的波利萨里奥阵线为捍卫民族主权与毛塔发生武装冲突。特别是在“西撒国”成立后，毛塔为加强西撒哈拉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对抗实力，于1977年5月与摩洛哥签订《共同防务协定》^④，以应付波利萨里奥阵线对毛塔的武装袭击。波利萨里奥阵线曾于1976年6月和1977年7月两次袭击了毛塔首都努瓦克肖特；又于1977年5月和7月两次袭击了毛塔境内的祖埃拉特铁矿（毛塔重要的经济命脉之一），并摧毁了该矿至第二大城市——努瓦迪布港口的铁路线，使毛塔的经济命脉受到重创，政权岌岌可危。1978年7月10日，毛塔发生军事政变，达达赫政权倒台，新上台的军人政权海德拉采取积极的和平政策，于当年10月与波利萨里奥阵线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进行谈判。1979年8月，毛塔政府与波利萨里奥阵线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签订和平协定：承认西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承认该阵线为西撒哈拉人民的合法代表，并宣布撤出里奥德奥罗地区^{1/4}；同时宣布退出西撒哈拉纷争，取消与摩洛哥缔结的军事联盟。^{1/2}因此，毛塔在西撒问题中的作用经历了从“积极”——“破坏”——“积极”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毛塔破坏作用体现在西撒哈拉取得民族独立后采取“分治西撒的政策”，这在西撒问题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应该说是短暂的。西撒独立后所面临的民族自决问题已经持续了34年，而毛塔只是在最初3年间控制了西撒的南部地区，其后的31年里毛塔对西撒哈拉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则予以承认。但我们还应看到毛塔这一破坏作用虽时间不长，但其深远影响不可低估，它是加剧西撒问题复杂性、曲折性的一个因素。

最后是阿尔及利亚因素。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上一直是“积极的推动者”。阿尔及利亚在解决西撒问题上所奉行的坚定和积极的立场固然有其政治诉求的一面——支持所有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西撒哈拉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成立使西撒哈拉本土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得以具体化，也使西撒哈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形成一股强大势力，在国际舞台上得到越来越多的同情与

¹ 摩洛哥在西撒建立起6道总长2720公里的防御墙，并派驻数万军队加以保护，同时在此设立行政管理机构。

^④ 即“解放萨基亚哈姆拉和里奥德奥罗运动”的简称，该运动领导人是穆罕默德·赛义德·巴西尔（Mohammed Said Brahin Bassin）。

^④ 该协定的主要内容是：毛里塔尼亚与摩洛哥成立两国高级防务委员会和联合参谋部，共同对付波利萨里奥阵线对两国在西撒哈拉控制区的袭击。参见《世界知识年鉴》编辑部编著：《1982年世界知识年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395页。

^{1/4} 参见《世界知识年鉴》编辑部编著：《1982年世界知识年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325页。

^{1/2} <http://ask.sina.com.cn/b/5632252.html>

关注（此前西撒问题多由摩洛哥代言，¹而波利萨里奥阵线成立后西撒问题才更多地成为“西撒人的问题”）。因此，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成立不仅标志着西撒哈拉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者，也在客观上加速了西撒哈拉民族独立的进程。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上的作用不言而喻，波利萨里奥阵线从其诞生到发展成为民族权力机构与阿尔及利亚政府的鼎立相助分不开。首先，阿尔及利亚与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关系不仅仅是支持，而且完全是一种同盟关系。在《马德里协议》签订后，阿尔及利亚就明确指出，“摩洛哥和毛塔瓜分西撒哈拉，是新殖民主义行为，阿尔及利亚将不会袖手旁观，而会积极支持‘西撒人阵’的独立解放运动”^④。为阻止摩军对西撒平民百姓的驱赶、搜剿，阿尔及利亚还在1976年初派出军队与摩军在西撒的安加拉绿洲兵戎相见。在波利萨里奥阵线宣告成立“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后，阿尔及利亚率先予以承认，并表示愿为“西撒国”提供“实现其人民的民族愿望所需要的政治、道义和物质支持”^⑤。随后，阿尔及利亚又将其境内的廷杜夫地区辟为波利萨里奥阵线开展活动的大本营，即成为新生的“西撒国”的行政中心（这就是国际上有人所说的“西撒国的行政中心不在西撒哈拉地区，而是设在阿尔及利亚”）；同时也是“西撒国”安置难民的基地。阿尔及利亚还充分利用国际舞台为解决西撒问题寻求支持，并在国际上作出巨大努力，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曾先后推动利伯维尔首脑会议和哈瓦那首脑会议，以及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会议就西撒问题做出了决议。^⑥阿尔及利亚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介入西撒问题的主要推力，1975年11月，阿尔及利亚代表就率先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言，称“如果大量摩洛哥人进入撒哈拉领土，将给西北非地区的和平带来严重后果”。此后，阿尔及利亚一直都是联合国安理会解决西撒问题的重要帮手，多次就解决西撒问题提出议案，其中2004年9月和12月分别在联大四委（非殖民化委员会）和联大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西撒问题的提案均以投票表决方式获得通过。因此，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前后30余年里都是一个重要角色。

西撒问题与地区一体化

我们对西撒问题的定论似乎不应把它单纯视为一个国家与民族自决的问题，而是该把它放回到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来看，它是一个未得到彻底解决的民族独立问题的延续。阿拉伯国家联盟就曾发表声明，认为“西撒哈拉问题作为非殖民化中的阿拉伯问题”，并表示：“盼望西撒哈拉问题能得到解决，以使阿拉伯马格里布地区输入阿拉伯兄弟的新鲜血液，进一步实现土地和人民的团结统一，割掉殖民主义的尾巴，铲除殖民主义的后患”。在国际上把西撒问题还原到“未彻底完成的民族独立”问题上，持这种见解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其中台湾学者的认识——“西班牙撤出之后，西撒哈拉并未获得独立，因为它的北邻摩洛哥的军队在当年11月6日入侵西撒哈拉，和另一邻国毛塔瓜分了它的领土，并展开摩洛哥30年的殖民统治”^⑦。这种观点姑且无论有否值得商榷之处，但也代表了对解决战后西撒问题的一种认识。国际上也不乏大有声音批评主宰世界话语权的西方大国，认为，“西方国家和世界强权枉顾民族自决的原则，姑息摩洛哥的非法占领”。另外，联大讨论西撒问题也一直将其放在“非殖民化委员会”。

因此，从“未完成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认识出发，西撒问题就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遗留

¹ 摩洛哥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在西班牙统治区爆发了民族主义者阿布德·艾尔·克里姆领导的武装起义，并建立著名的“里夫共和国”。摩洛哥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深恶痛绝，形成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斗争传统。

^④ 参见吴春秋主编：《世界战争通鉴》中“西撒哈拉战争”一，<http://www.cgw.cn/html/worlddwar/309/310/2009/0327/6675.shtml>

^⑤ 同上文。

^⑥ See <http://learning.wenda.sogou.com/question/8897241.html>

^⑦ <http://www.campus.org.tw/public/am/cm12/2005/0512-6.htm>

问题。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势必影响到当今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潮流。笔者探讨西撒问题与地区一体化这一问题,旨在说明西撒问题与马格里布一体化关系密切,它是马格里布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决定着马格里布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同时也决定着这一进程的成败。西撒问题是马格里布一体化无法回避和无法逾越的问题。

(一) 西撒的地缘属性

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西撒哈拉的历史与阿拉伯的历史和伊斯兰的历史是分不开的。西撒哈拉最早的历史是从古代利比亚的一些游牧部落迁徙到这里而开始的。一般认为自公元682年伊斯兰拓疆到达这里后,西撒哈拉就归属马格里布的政治势力范围。¹因此在阿拉伯人到达这里后,包括西撒哈拉在内的整个马格里布地区就已经是一个具有诸多同一性的地区。近代马格里布的变迁也并没有改变该地区从历史上形成的内在联系。早期殖民主义的扩张触角也是对准整个马格里布地区的,只是各列强在争夺该地区的较量中不得不对这一地区进行瓜分,以平衡它们之间的利益。现代西撒哈拉的疆界完全是早期殖民主义者为了争夺各自利益而人为划定的(主要是法国和西班牙经过1900年、1904年和1912年三次协商而划定^④),而并非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自然形成的。当今的西撒在地理上完全是摩洛哥向南的水平延伸(西撒总面积超过摩洛哥国土面积的一半);同时又是毛塔向北的水平延伸。而大西洋岸的布朗角(“Cap Blanc”,西班牙统治时称“Cape Blanco”)半岛东侧的毛塔港口——努瓦迪布离西撒港口——圭拉仅10公里。另据史料记载,1885年西班牙宣布西撒哈拉地区为西班牙“保护地”时是将布朗角半岛包括在内的。^⑤因此,现代西撒的疆界带有明显的殖民列强瓜分的痕迹。

(二) 西撒的人文属性

今天的西撒人是历史上柏柏尔人的后裔,他们融合了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的文化影响。^⑥而另一种说法是,西撒哈拉人是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非洲黑人的混血后裔^⑦。这两种说法都表明:西撒哈拉人在人文属性上与马格里布地区的居民完全是相同或是相近的。柏柏尔人的后裔、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混血后裔,以及阿拉伯人和黑人的混血后裔在马格里布国家普遍存在,特别是西撒哈拉人中的摩尔人(即阿拉伯人和黑人的混血)与毛塔的摩尔人是同族人。而从西撒哈拉使用的语言上更能说明这一点,西撒哈拉通用阿拉伯语和法语,这和马格里布国家——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别无二致。再从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两国“据理”力争西撒控制权的说辞中也能看出西撒哈拉与马格里布地区国家事实上有许多同一性,摩洛哥和毛塔分别以“同西撒哈拉有宗教、司法、文化和人口统计方面的联系”,和以“与西撒哈拉有天然的历史联系和移民关系”作为分割西撒哈拉北、南的理由根据,恰恰也说明西撒哈拉与马格里布地区国家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西撒哈拉人在宗教信仰上与马格里布地区国家的人民更是一脉相承,伊斯兰教在马格里布地区1000多年的传播历史,使西撒哈拉人与马格里布地区的其他居民有完全一样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

(三) 西撒与马格里布联盟国家的纷杂关系

马格里布联盟(简称“马盟”)国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和毛塔)五国中有三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都深陷西撒问题,且由此分为两大极端对立面。阿尔及利亚支持西撒独立与摩洛哥和毛塔分割西撒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马盟国家因西撒问题立场不同,造成联盟内部国家关系紧张,甚至失和,直接影响到地区一体化的发展进程。马格里布国家自1964年

¹ 马格里布这一地理概念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就已存在。据《马格里布通史》记载,“贝督因人以弯刀和经典,依次入侵、渗透和征服叙利亚、埃及、波斯、马格里布、西班牙……”。参见[法国]马塞尔·佩鲁东著;上海师范大学《马格里布通史》翻译组译:《马格里布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2页。

^④ 参见李广一编著:前引书,第135页。

^⑤ See <http://baike.baidu.com/view/43251.htm>.

^⑥ See <http://www.forcedmigration.org/photos/westernsahara>

^⑦ 参见李广一编著:前引书,第135页。

创建区域性机构——“马格里布常设协商委员会”到1989年正式成立马盟，前后经历了20余年的历程，其间与西撒问题的困扰有很大关系。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围绕西撒独立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使马盟5个成员国中4国都卷入其中（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支持西撒独立；摩洛哥和毛塔分割西撒并成为占领者），而马盟中的两个重要国——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更是因在西撒问题上立场截然不同而龃龉不断，致使两国断交十余年。¹ 其间虽有利比亚从中斡旋调解，^④ 但阿尔及利亚坚持其原则立场（即：坚决维护联合国和非统组织关于西撒自决的原则；1975年签订的马德里三方条约是无效的；波利萨里奥阵线作为西撒人民的合法代表应得到承认和各方面的支持^⑤）不动摇，并发表声明，称“在撒哈拉人民获得民族权力前，不可能建立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⑥。这足以表明西撒问题是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乃至马格里布国家一体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1988年5月阿、摩两国中断12年的外交关系得以恢复，才使一体化进程向前迈进了一步——翌年马盟成立。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际解决西撒问题的力度加大（主要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干预与介入），阿尔及利亚也在解决这一问题中积极发挥作用，这在客观上使摩洛哥在西撒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1995年底，摩洛哥指责阿尔及利亚直接插手西撒问题，要求中止马盟活动，并拒任下任主席国。此后，马盟最高级别机构——元首委员会一直处于停止状态。^⑦ 2005年初马盟首脑会议出现转机，但在会议前夕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致电祝贺西撒波利萨里奥阵线成立32周年，而使阿摩关系再起波澜，马盟首脑会议未能举行。因此，西撒问题对于马格里布地区和平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着地区一体化进程。事实上，马盟国家的一体化发展构想由来已久，并且一体化的组织机构建制也较为完善，但是一体化进程缓慢，一体化的阶段性目标迟迟不能实现，如“2000年底建立马格里布共同市场”的目标已大大推后。其中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至今控制着西撒90%土地的摩洛哥与为西撒民族权利机构提供各方面支持的阿尔及利亚之间有严重分歧。而这一深刻影响阿、摩两国关系的西撒问题不解决，马盟国家的一体化发展就不可能顺畅，还有可能引发新的危机或问题。对此，笔者认同这样的观点，“西撒哈拉问题不解决，对地区稳定与发展、区域一体化建设，以及全球反恐形势构成不利影响”^⑧。

结 语

西撒问题持续30余年，从表面看，这是一个关系到西撒人民争取民族自决权利的问题，但实际上它牵扯的已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的大问题。西撒问题关乎马格里布国家的和睦相处，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协调发展。西撒问题不解决，马盟内部国家间关系就不会和谐发展，至少阿摩的关系就难以一帆风顺，而且地区一体化进程也仍将徘徊不前，且大大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因此，只有排除了西撒问题的羁绊，马格里布地区一体化才能大步向前。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赵 苹）

¹ 1976年3月7日，阿尔及利亚因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分割西撒哈拉而宣布与两国断交。

^④ 1984年8月，利比亚领导人积极调解阿摩关系，提议召开三国首脑会议，两国表示愿意，但最终因阿方坚持原则立场而未能开成。

^⑤ 参见曹华、刘世英：《阿尔及利亚西撒问题策略研究》，<http://cqvip.com>。

^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0d13d00100f0y3.html

^⑦ 至1994年第六次元首委员会会议后，马盟最高级别会议一直中断。2002年初曾决定当年6月举行第7次马盟首脑会议，但最终因摩洛哥国王托辞不予出席而被迫推延，而后在2005年会议前夕又生事端而中止至今。

^⑧ 新华网拉巴特2007年12月6日讯。

Political Parties of Jewish Immigrants from the Soviet Union: Cause and Influence

Zhou Cheng

pp. 24– 31

Jewish immigrant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have been the most popular immigrant community in Israel.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own interests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y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political life so that to ensure their survival rights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They formed all kinds of immigrant political parties and seek political voic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immigrant parties were Israel

Ba – Aliya (headed by Sharansky), “Yisrael Beiteinu (headed by Lieberman) and the Social Justice Party (headed by Gaidanuk).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se political partie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al trends and interests from the immigrants and they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Israel’s political pattern and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The Western Sahara Issue and Integration of Maghreb

Zhao Hujié

pp. 55– 61

As a legac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a difficult issu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is region after following Arab – Israeli conflicts, the West Sahara issu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still to be resolved. The surface of the West Sahara issue reflected the demand of self – determination rights, but the identity of this issue was a complicated issue involving many countries in Maghreb. Many countries in Maghreb had involved in West Sahara

issue which had not only affe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but also blocked the progress of Maghreb integration since 1960s. As the two major powers in this region, Algeria and Morocco had different opinion on the issue of West Sahara which had made negative influence on Maghreb integration. So it is hard to reach the goal of Maghreb integration if the West Sahara issue is not solved.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African Oil & Gas Development and Sino– African Energy co– operation

Zhou shuqing

pp. 62– 68

Oil and gas development regulations of African concentrate on the demand of native interests and the trends of tendency of Africa which reflect consciousness of African oil & gas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African oil & ga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Value determined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the progres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consciousness emphasizes to increase more share of oil and gas interests. The demand of consciousness of African

oil & gas development will increase the cost of Chinese oil companies.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trends of consciousness of African oil & gas development, Chinese companies need to reduce the cost of oil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transfer profit margins and strengthen supervision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macroeconomic.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 of China in Africa depends on the overall strength of the upgrading of China.